



李心草畅谈两部“黄河”——

经典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著名指挥家李心草执棒全国11所音乐学院的优秀教师及青年演奏家组成的联合交响乐团,携手泰斗级钢琴家殷承宗,奏响了钢琴协奏曲《黄河》。

作为承载民族记忆的经典,《黄河大合唱》与钢琴协奏曲《黄河》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激荡人心的史诗篇章,更以艺术之力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而作为中国交响乐发展的亲历者,中国交响乐团荣誉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不仅接过两部经典之作的传承接力棒,更见证这两部作品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近日,李心草以“‘黄河’逐浪高”为主题,畅谈自己与这两部经典之作的渊源。

一个愿望

想成为《黄河大合唱》朗诵者

“我有可能是中国指挥里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过角色最多的一位。”李心草回忆,上世纪80年代,17岁的他从云南艺校毕业后到云南交响乐团实习,担任长笛演奏员,接触的第一部中国作品就是《黄河大合唱》,而那次的指挥是严良堃先生。当时严良堃来昆明指挥了两部作品《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向他借了贝九的总谱,花了80块钱复印。这在当时是笔巨款。”

由于对音乐太热爱了,李心草将当时要演奏的两部作品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对《黄河大合唱》颇为痴迷。作为乐团长笛声部的演奏员,他将分谱倒背如流,在演奏的时候可以只盯着指挥,而非低头看谱。“这部作品是我少年时期追逐音乐梦想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李心草说。

正是这份对音乐的赤诚,让严良堃记住了这个云南少年。后来,李心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再遇严良堃,这位一生指挥《黄河大合唱》逾千场的著名指挥家建议李心草参加到合唱队里,以合唱团员的身份亲自去体验这部作品。“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在合唱团里一年多的时间,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李心草说,通过合唱团员的视角,自己更深入地理解了《黄河大合唱》,声乐形式的多样性让他在



李心草(左)与钢琴家殷承宗。

日后的指挥中始终保持着对作品结构的敬畏。

从演奏员到合唱队员,再到登台指挥,30余年来,李心草参演《黄河大合唱》的场次已逾百场。然而,他对这部作品的探索还不止于此,他透露自己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成为《黄河大合唱》的朗诵者,“词我已经倒背如流了,但是在台上声情并茂,全情投入地朗诵,需要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

不断钻研

《黄河》弹了55年仍在打磨

脱胎于《黄河大合唱》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自1970年首演以来备受欢迎,李心草同样多次诠释了这部作品。今年五一期间,李心草执棒全国11所音乐学院的优秀教师及青年演奏家组成的联合交响乐团,携手泰斗级钢琴家殷承宗,奏响了钢琴协奏曲《黄河》。

“从排练到演出,面对殷先生的时候,我有很多次都非常感动。”李心草与殷承宗合作了近30年,“可以说殷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作为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主要改编者之一,也是这部作品的首演者,殷承宗每次登台都精神抖擞,给李心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迈着轻盈的脚步,昂首挺胸。”而最近一次合作时,殷承宗步履蹒跚地走上

舞台,双手还有些颤抖,然而当他的手指触碰到钢琴时,动人的旋律依然直抵人心。“这个场面令人感动。虽然殷先生已经弹了55年《黄河》,但他直到最近这场演出,依然对音乐进行钻研,不断地跟指挥讨论,这种对音乐的严谨和不断探索的精神让我震撼。”

演出当晚,这位耄耋之年的钢琴家加演了柴可夫斯基《四季》中的“十月”,以及《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李心草在舞台上近距离欣赏了殷承宗的演奏,“那一刻现场安静极了,我能听到观众的抽泣声,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我作为晚辈跟他合作这么多年,那一刻,能以最近的距离感受大师的音乐修养,我感觉到一种幸福。”

使命担当

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

在李心草的指挥生涯中,“传承”二字重若千钧。20岁执棒中央乐团的传奇经历,让他深知老一辈音乐家提携后辈的深意。“李德伦、严良堃等前辈,把乐团当作艺术圣地去守护。”这种精神,李心草在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后有了新的注解:培养既能诠释经典,又具国际视野的新生代音乐家。

对于《黄河大合唱》的指挥艺术,李心草有着独特的思考。《黄河

大合唱》最大的挑战是结构。“虽然这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但要想真正做到结构上的完美,还是有很大难度。”“每一个段落,起承转合的安排,应该如何铺垫?还有诗朗诵,每次面对的朗诵者不一样,就算碰到一样的朗诵者,可能每遍的语速、情绪也会不一样,如何做到严丝合缝?其实都是非常难的。”

“保卫黄河”的乐章中,他悟出严良堃“不贪快”的深意。“之前我总认为速度上来了,那种气势才能出来。”以前,严良堃在这个段落总是控制速度,让李心草很是不解,直到最近几年,李心草才悟出了这个道理,“速度不是激情的堆砌,而是结构的精妙布局。”这种对音乐逻辑的尊重,让他在处理这个段落时愈发从容。

2019年《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之际,李心草率中国交响乐团录制唱片,用现代音响技术凝固这部民族经典。今年10月,李心草还将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合作,开启新的录制计划,在数字时代续写黄河故事。

这种艺术的传承,还将在2025年国交合唱团的海外巡演中延续。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异国响起,李心草看到的不仅是作品的传播,更是中国交响乐人“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使命担当。

田婉婷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将携两部原创黄梅戏亮相澳门

新华社电 原创黄梅戏《徽州女人》和《徽州往事》将分别于5月23日、25日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上演。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梅戏首次以大规模完整剧目阵容登陆澳门。

两部剧目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韩再芬领衔主演,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为演出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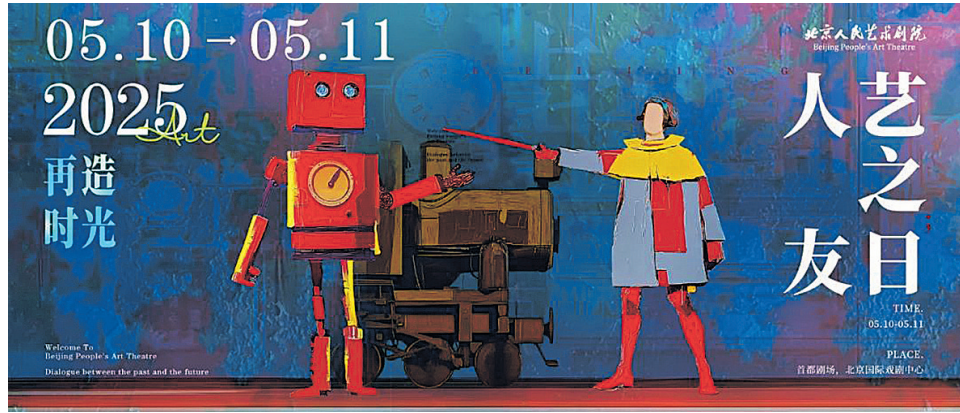
《徽州女人》首演至今已有20余年,是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剧目通过“嫁”“盼”“吟”“归”四幕,以美妙如诗的舞台语言生动

刻画徽州女子的命运轨迹,并以极简的戏曲美学呈现给观众。《徽州往事》是一部创新的黄梅戏作品,以清末徽州为背景,讲述女子舒香的传奇人生。

此次演出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之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的重要内容。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3月至5月在澳门、香港和广州联动举办,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2025“人艺之友日”主题活动举行——

人艺与观众共享戏剧记忆



2025“人艺之友日”主题活动海报。

5月10日到11日,2025“人艺之友日”主题活动开启。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表示,北京人艺自1986年成立“人艺之友”至今39年,见证了剧院的历史,人艺希望通过“开放日”的形式,为观众带来更加多元化的文艺生活新体验。

“人艺之友日”主题活动于2023年北京人艺建院71周年之际首次开设,旨在与观众分享剧场空间,共享戏剧记忆,尝试以更多新业态,联动更多空间场景,为观众带来更加多元化的文艺生活新体验。自首次开设以来,每年都有数千名戏剧爱好者藉此机会走进人艺,以另一种方式打开人艺。

本次“人艺之友日”以再造时光为主题,围绕“可触摸的历史”“可参与的当下”“可想象的未来”三个主题,推出多场专题戏剧活动及演出,以“演出”“活动”“打卡”“展览”四大单元,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一段戏剧独家记忆。

首都剧场前广场的“时光滤镜”系列打卡相框,以三幅不同年代滤镜装置串联起剧场过往—现代—未来的定格场景;戏剧大道化身70米“时光列车”车厢,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将“旅途”的概念与人艺历史结合,展现人艺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剧目及舞台道具;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前厅变身“时光照相馆”自拍体验区,观众可在机器上拍摄“人艺之友日”活动专属大头贴,或者当场生成以自己为头条新闻的“人艺之友报”;四合院咖啡厅的“时光影院”,循环播放多部人艺经典剧目影像,

偏房中则设置复古造型电视,对剧目进行不间断放送。

一连两天,4场“剧场艺术课·大家面对面”艺术交流活动在首都剧场、曹禺剧场分别举行。其中,为艺术课开场的是表演艺术家杨立新,他以“我——不知道怎么说”为题进行的讲座金句频出:把土腥味儿弄没了,人艺也就没了;剧本应该是不写决胜千里,而写运筹帷幄;毕业就演大主角那是一场灾难;小说是写给读者的,剧本是写给一个特殊群体的——导演和演员;话剧就是通过两三个月的排练把剧场搅动得热血沸腾,在台上有一种集体荣誉感,无论台上台下都觉得值。

首都剧场南北侧厅的北京人艺书画展也在开放日期间免费向观众开放。展览甄选了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于是之、苏民、蓝天野等二十余人艺艺术家,以及郭沫若、胡絮青、叶浅予、尹瘦石、黄永玉、钟灵等二十余人艺之友的书画作品,透过这四十余件作品,参观者可以穿越丹青感受人艺人别具韵味的“戏外功夫”。

来自德国米里尼纪录剧团的作品《恐怖谷》在开放日期间为观众带来对于“科技”和“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仿真机器人作为表演者,通过多媒体互动等形式,与观众探讨人机关系的边界。而《恐怖谷》也成为北京引进的首部纯机器人演出的戏剧作品。

郭佳

大型木偶剧《悟空·三打白骨精》:

多种偶剧形式演绎奇幻西游世界



《悟空·三打白骨精》演出现场。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重磅大戏,大型木偶剧《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自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经典情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为了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演体验,制作团队精心打磨,创新运用多达8种形态各异的木偶,将杖头木偶、巨型偶、皮影偶、托偶等多种偶剧形式巧妙融合,极大增强了舞台表现力。

演出尚未开始,剧院大厅已成为欢乐的海洋。充满西游元素的打卡装置前,观众排起长队,纷纷与孙悟空、唐僧等经典角色人偶合影留念。孩子们手持金箍棒道具,兴奋地讨论着即将上演的剧情,眼中满是好奇与期待。随着舞台灯光渐暗,大幕缓缓拉开,激昂的音乐响起,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瞬间将观众带入了奇幻的西游世界。

饰演孙悟空的演员,金箍棒在他的操

控下虎虎生风,抓耳挠腮的小动作惟妙惟肖,引得台下的小朋友们忍不住跟着模仿。现场充满童趣。饰演唐僧的演员,其金句“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将唐僧慈悲善良却又固执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入木三分。而白骨精的表演者,通过细微的眼神变化与肢体动作,将角色的狡黠与邪恶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登场都让现场气氛紧张起来。

演出中,高达3米的巨型木偶震撼登场,6位操控者在幕后默契配合,通过细腻的手法,让木偶的每一个动作都栩栩如生。白骨精这一角色更是进行了大胆创新,只见她手持神秘银簪惊艳亮相,每一次变身都伴随着炫目的光影特效,充满惊喜与悬念,将演出氛围不断推向高潮。

王润

舞剧《主角》:

秦腔名伶“舞”出壮阔时代长卷

“我非常感动,舞剧《主角》对小说进行提炼之后,摒弃了形而下的故事线铺陈,更加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内核。”5月9日至11日,根据茅盾文学奖作品、陈彦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剧《主角》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原著作者陈彦理想着首次登上舞蹈舞台的“忆秦娥”,发出深深的感慨,“舞剧把更多空间留给时代背景,让我看到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里的抗争!”

浓缩忆秦娥人生切片

舞剧《主角》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制作,北京歌剧院舞剧院制作演出,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从上世纪70年代到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80、90年代,再到注重传统文化传承赓续的当下的历史图景。

《主角》小说原著78万字,改编为舞剧,总编导王玫没有打“安全牌”选择线性叙事,而是以忆秦娥的人生切片为角度,构建出“被迫学戏”“打磨成角”“感情纠葛”“舆论裹挟”等篇章结构,为观众展现“主角”形象的复杂与多元。

舞台上,极简的布景和讲究的细节勾勒出忆秦娥的成长故事和时代印记。练功房斑驳的砖墙,映衬着忆秦娥苦苦练功的身影;原木桌椅在追光下描摹出茶馆的烟火气,寓意经济大潮滚滚而来;四方画框圈起男女舞者,也圈起忆秦娥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丈夫的转身离场则意味着破镜不再重圆。

作为一部以陕西为背景、秦腔为元素的作品,《主角》中也蕴含独特的地域属性。秦腔名伶兼顾戏曲与舞蹈之美,音乐上既有秦腔风格,也有“陕派”说唱,还有极具现代元素的摇滚风,穿插于忆秦娥生命

折射不同时代图景

“我很久没有接舞剧了,拒绝了很多人,但《主角》这个题材让我不能拒绝。”总编导王玫选择剧目时有自己的执着与坚守,“《主角》以小见大,忆秦娥个人的成就荣辱与时代密切相关,我之前在舞剧舞台上很少能看到这样壮阔的历史图景,所以这个剧我一定接。”

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纠葛,是王玫深爱《主角》的原因,也是她

编创舞剧时最着力呈现的点。改革开放初期,传统戏曲受到商业经济的冲击,一度市场低迷,演员纷纷改行。舞剧的场馆场景中,群舞用夸张的市井步态围拢忆秦娥,而她穿行其中,几个简单的姿态走势,肩膀的细微耸动勾勒出盛名之下的孤独。而在注重传统文化的新世纪,忆秦娥在高台镜面上与自己的“接班人”完成了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重回人物本身,也告别了舞台上的“主角”身份。

舞蹈传达生命感受

在表现忆秦娥与三任爱人的感情时,三段双人舞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爱情模式:因克制导致爱而不得的初恋情愫,爱她却利用舆论“绑架”她的丈夫,真爱艺术却因画裸画伤害忆秦娥的艺术家。尤其是第一段表现忆秦娥与初恋爱人封潇潇的双人舞,男女舞者在舞台



《主角》剧照。

上极少有肢体接触,克制而又情感浓郁。

“他们俩手都很难碰到,更不要谈托举,只能靠眼神和气场,表现彼此的拉扯与痴缠。”王玫透露,排这段双人舞时,编导和演员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最终才形成这样一段具有独特审美的男女双人舞。“舞蹈不仅仅是舞蹈,也不能只追求好看,它要传达的是生命的感受。”王玫说,这是她创排《主角》的标准,也是她的艺术追求。

韩轩